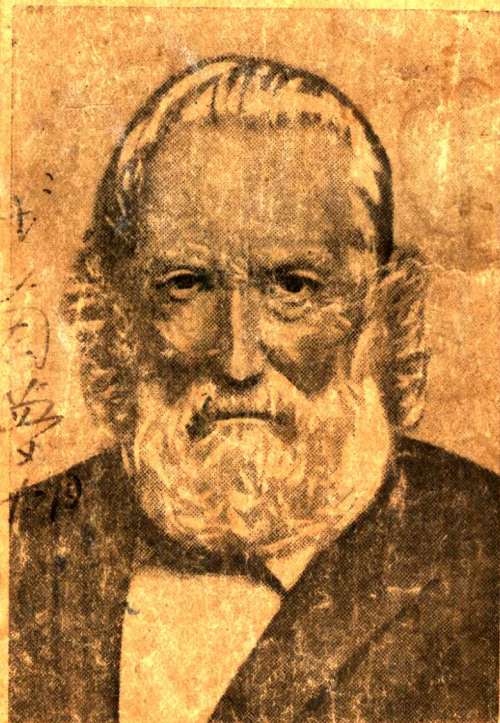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名著

茵夢湖

施施
篤姆
著譯
英瑛



875.57
4250
1

湖 夢 茵

Immensee

版權
不准

價

一

者

T. Stor

者

施

行 者

朱

啓明書局代

所

啓 明

上海福州路

經 售 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111

小引

茵夢湖的作者施篤姆（Theodor Storm, 1817—1888）是德意志北部地方的人。北德濱海，風光明媚，施氏流連其間，感染得很深。所以他的詩歌和小說，都是吟詠故鄉、海景、回憶和愛情等；一往情深，使讀者沉浸在溫情的氣息裏，故後人稱他爲散文的詩人。他的著作譯成中文的，有茵夢湖（Immensee）和燕語兩種。茵夢湖一書，雖僅短短十章，簡直是一首美麗的抒情詩，其中如吉伯色姑娘所唱的歌，膾炙人口已久。所謂「哀而不傷，樂而不淫」的贊語，真可以移用到這本書上來，本書可當作散文讀，也可當作詩讀。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老人 | 一 |
| 童年 | 二 |
| 樹林裏 | 四 |
| 路旁站着的小姑娘 | 一〇 |
| 冢中 | 一六 |
| 一封信 | 二〇 |
| 茵夢湖 | 二〇 |
| 我的媽媽有嚴命 | 二五 |
| 依麗沙白 | 二九 |
| 老人 | 三三 |

老人

一個晚秋的下半，有一衣冠整齊的老人，沿着街道，慢慢地走着。他好像是散步後回家去，因為他腳上的款式，全是灰塵。

他的臂下夾着一根鑲金的長手杖；他的黑眸子，好似是蘊藏着他那全成過去的青春，配着他那雪白的頭髮，顯得有些異樣。這雙眼睛，平靜地凝望着他四周的景色，或是窺視着他前面的低處，那浴在落日靄靄裏的城市。

他好像來自他處，因為很少過路的人，向他招呼，雖則有許多人，總不禁地要注視他那雙莊重的眼睛。

最後他站住了，在一座有三角頂的高屋前面，再向那城市作了一瞥，然後走到廳堂裏。門鈴一響，屋內便有一個人，從望得見廳堂的小窗戶上，將綠窗幃扯開，窗內便露出一個老婦人的臉來，這老人便使用他的手杖，向她作了招呼。

他說：『還沒有點燈！』他的口音，微帶着南方的腔調，那管家婦便又將窗幃放下來。

這老人穿過那寬闊的廳堂，再走過內廳，那裏靠着牆壁，有幾個很大的櫥櫃放着，上面陳設着許多的瓷瓶；然後他走進對面的那道門，到了一條小小的過道裏，那裏面有一道樓梯，通着這座房子後面樓上的房間。他緩緩地拾級上升，將頂上的門開了鎖，走到一個大小適中的房間裏。

這是一個又舒適又清靜的隱居所在。牆壁的一邊，擺着碗廚和書架；另一邊掛着一些肖像和風景畫片；一張鋪着綠毯的棹上，放着幾本揭開着的書，棹前擺着一把笨重的圈椅，椅上有一隻紅色天鵝絨的墊褥。

這老人將他的帽子和手杖，放在一個屋角裏，便坐在那圈椅上，交叉着雙手，像是散步回來的休息。當他這樣坐着的時候，黑暗漸漸籠罩了一切，不久便有一線月光，從玻璃窗戶裏射進來，映照在壁上的畫面；這一

驟明亮的光輝，在緩緩地移動的時候，老人便不由自主地，將他的眼光隨着它移動。

後來這線月光，照到了一張小像片上，這是裝在一個樸素的黑鏡框裏的。「依麗沙白！」這老人輕聲地說；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時間便改變了他重返到青春時代去。

童年

好像不到一會兒，一個小姑娘秀美的形體，向他走近。她的名字，叫依麗沙白，大概只有五歲光景。他自己的年齡比她要大一倍，她的頸上，圍着一條紅絲的圍巾，配着她那雙棕黃的眼睛，確乎很合適的。

她喊：「來恩哈！我們今天放假，放假！整天不上課，明天也不上！」

來恩哈挾着他的石板，但是他將它拋在前門的背後，於是兩個孩子，便從屋子裏跑出去，跑到花園裏，再出了花園的大門，跑到草地上。這個想不到的放假日子，對於他們多快樂呵！

在這草地上，來恩哈得了依麗沙白的幫助，已經用草皮造了一座房子。他們想在夏天的晚上，住在這屋子裏，但是還需要一條長橈。他立刻就開始製造：釘子，錘子，和必需的木板，都是現成在手邊的。

當他正在做着這種工作，依麗沙白便沿着溝堤走去，採集野錦葵的環形花實，放在她的圍裙裏，想要拿它來，給她自己做鏈子和項圈；來恩哈作橈子時，雖然有許多的釘子，都錘成彎了的，但是他到底作成了，當他走出來的時候，再到太陽光裏，她已經到這草地的另一面，正在遠遠的地方亂跑着。

他喊：「依麗沙白！依麗沙白！」於是她就走到他，她的頭髮，在她的背後飄揚着。

他說：「到這裏來罷，我們的房子，現在完全落成了。唉，你曬得太熱了啊！進來，我們在新橈子上坐起來。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。」

於是他們倆便一同進去，坐在那新橈子的上面。依麗沙白從她的衣兜裏，拿出那些小圈兒，用長線將它們穿起來。來恩哈便開始講他的故事：「從前某次，有三個紡紗的女人……」

依麗沙白說：「唉，這個故事我記得爛熟了；你千萬別再每一次都講這一個故事給我聽罷。」

來恩哈便只好拋下這三個紡紗女人的故事，另外說起一個窮人被丟到獅洞中的故事。

他說：「那是在夜裏的時候，漆黑的夜，你知道的，獅子們都睡着了。可是他們睡着的時候，總要時常打一伽呵欠，把他們鮮紅的舌頭伸出來。因此這個人就發抖，當作早晨到了。突然地一道明亮的光，射到他的四周來，他擡頭一望，原來有一個天使，站在他的前面。這位天使向他招手，然後一直走進那些山岩的當中去。」

依麗沙白出神地聽着她問：「一位天使嗎？那麼他可有翅膀沒有？」

來恩哈回答說：「這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！你要知道，並沒有什麼天使的。」

「啊，呸！來恩哈！」她說着，瞪着眼睛，瞪望着他的臉。

他蹙着眉頭望着她，她又遲疑地問他說：「那麼，他們爲什麼總說是有呢？媽媽，姑母，還有學校裏，都這樣說。」

他回答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依麗沙白說：「可是請你告訴我，獅子也是沒有的嗎？」

「獅子嗎？獅子可是有的，嗎？是的，在印度有的。那些邪教的僧侶，用它們來駕車，趕着在沙漠地裏到處走。可是長大了的時候，我想要自己也到那邊去。那個地方，比我們這裏，不知道要美麗得多少了；那裏是一年到頭，沒有冬天。你一定要和我一同去。你願意嗎？」

依麗沙白說：「當然，不過媽媽一定要和我們一起去才行，還有你的母親呢。」

來恩哈說：「不，她們到那時候太衰老了，不能和我們一起去。」

「可是我總不好一個人去。」

「哦，你儘可以去的；到了那時候，你一定是我的妻子了，別人是不能多嘴干涉的。」

「可是媽媽會哭呀！」

來恩哈焦急地說：『當然我們還是要回來的。現在你快點老實告訴我，你可會和我一同去呢？如果你不去，我就一個人去，那麼我再也不回來了。』

這小姑娘幾乎要哭起來了：『請你別作出這麼生氣的模樣罷，我會和你一起到印度去的。』

來恩哈快樂的很，握住她的雙手，拉着她一同跑出去，來到那草地上。

『到印度去！到印度去！』他唱着，同時拉着她不住地環跳着，跳得她那小紅巾，離開了她的頸上，在後面迴旋飛舞起來。後來忽然他把她放了，莊嚴地說：『我準知道，這事一定沒有什麼結果，你沒有那種勇氣。』

『依麗沙白來恩哈！』這時候，有人在花園的門口喊。這兩個孩子便回答道：『我們在這兒。』他們互相手牽手地跑回家去了。

樹林裏

這兩個孩子，就是這樣地度着日子。他總覺得她太文靜了，她就覺得他對她太暴躁，但是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互相很要好的。他們在閒空的時候，差不多總是在一起過的。冬季便在他們的母親的小屋子裏，夏季在樹林中和田野裏。

有一次，依麗沙白受了教師的責罵，來恩哈聽見了，便生氣地將他的石板，在棹上使勁一摔，想要使教師移怒於他。結果卻沒有引起教師的注意。

但是來恩哈從此對於地理課不大高興學習了，同時他作了一首長詩，在這詩中，他將自己比作一隻小鷹，教師比作一隻灰色老鴉。依麗沙白比作一隻白鴿，小鷹立誓要向灰色老鴉報仇，只待他的羽翼長成到豐富的時侯。

這少年時人的眼裏，含着淚珠，他很覺得高興。他回到家裏，設法弄到一本羊皮紙裝成的小冊子，那裏還有許多空白的紙頁；他便在那起頭的幾頁上，聚精會神，寫出他第一首的詩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他進了另外一個學校。他在這裏和那些年齡相若的兒童，交了不少的新朋友，但是他和依麗沙白的往來，仍舊和從前一樣。現在他在那許多口談的故事中，從前一次又一次地對她講過的，揀出她所最喜歡的那些，全寫下來，他在做着這種工作的時候，每因幻想的牽引，總想將他自己的思想，加進一點去，可是他自已也不明白什麼理由，總是不能成功。

因此他便照他自己聽來的，一字不改地寫下來。然後他將它們拿給依麗沙白看，她便在她書棹的一隻抽屜裏，將它們珍重地保存起來，遇到他在場的時候，她便從他寫這些故事的筆記本上，將它們高聲唸給她的母親聽，這使他聽了，感到十二分的高興。

七年的光陰過去了。來恩哈要離開本城，去受高級的教育。依麗沙白一想到現在，竟要完全和來恩哈隔絕，過那寂寞的時候，她的心裏，真是異常的難過。後來有一天他對她說，他還是要像以前一樣，繼續地將故事寫出來給她，他說，他要將那些故事，附在他給他母親的信裏寄給她，然後她也要給他寫回信，告訴他她是否愛它們。她聽了這話，才恢復了一點快樂。

快到別離的日子，在未會到之前，又有許多的詩，寫入那羊皮紙訂成的本子裏了。那裏面的空白頁，幾乎有了一半，已經漸漸地填滿了他的詩歌，這是他惟一的祕密，並且瞞住了依麗沙白，雖然這整個的本子和那些詩歌裏面大多數的情緒，全是由她產生的。

那是六月的時候，有一天來恩哈就要動身了。有人提議，大家再在一起，歡歡樂樂地過一天，於是便安排好，由許多朋友們，在鄰近的一個樹林裏，舉行一次野餐。

路上乘了一小時的馬車，到那樹林的邊上，達到目的地，大家就將車上盛食物的籃子拿下來，步行走過其餘的路。在那樹林中的路，起初經過一個松樹叢林，那裏清冷幽暗，松針鋪滿了地面。

步行了半小時之後，他們走出了那松樹的蔭處，走進一個明亮清鮮的栒樹林裏。這裏的一切，都是光明而綠潤的；到處都有一道道的陽光，穿過那些多葉的樹枝裏進來，他們頭上的高處，有一隻松鼠，在樹枝間跳

着。

後來大家停留在一處地方，那些古老的梅樹頂枝葉，交織成一個透明翠綠的天幕。依麗沙白的母親，打開一隻籃子，在這些人中，有一個長者，自己來擔任分配食物的事務。

他說：『你們這些年輕人，圍着我罷，仔細聽我，讓我來告訴你們。現在你們每人，拿兩隻乾麵包去當午餐；奶油剩在家裏，不會帶來。下麵包的東西，只好自己去找。這樹林裏生着許多的莓子——這是說，誰知道到那裏去找，便是屬於誰的。你若是不會去尋找，那就只好去吃白麵包了；世間上的一切，都是這樣的。你們明白我說的話嗎？』

孩子們大家說：『明白了，明白了。』

這老人又說：『好罷，不過還要看這裏，我的話還不會說完呢。我們老年人，當初東西奔波，跑得也艱辛苦了，所以現在我們就留在這裏，我是說在這裏，在這些枝葉茂盛的樹底下，削馬鈴薯，生起火來，安排好棹子，到十二點鐘的時候，雞蛋就會煮好了。』

『你們爲了報答我們的勞力，就要分莓子一半給我們，那麼，我們也好弄些點心出來。現在你們去罷，隨便你們到什麼地方去，當心要忠實一點。』

孩子們互相頑皮地望了一眼。

那老人又喊道：『且慢，我想我無庸費辭，來告訴你們這一點，誰若是沒有找着，就不用拿出來；不過特別要記得這一點，他就不能從我們老年人這邊，得到什麼東西。好，今天你們所得的好教訓，已經很够了；假使你們再能找得一些莓子，那你們現在，無論怎樣，總可以算是運氣很不錯了。』

年輕的人們，也都有這樣的意思，他們配成了一對一對，便開始去尋找着。

來恩哈說：『來罷，依麗沙白，我知道有個地方，有生着長莓子的樹；你總不會吃白麵包的。』
依麗沙白將她草帽上的綠帶，打好結子，掛在手腕上，她說：『走罷，那麼，籃子也預備好了。』

於是他們便走進樹林裏去，慢慢地進去；他們走過那些潮濕陰暗的幽處，那裏一片寧靜，只聽見在他們頭上，那高飛在天空不見影踪的黃鸝，在嬌啼宛轉；再往前走，經過那稠密的矮樹林，來恩哈因為那裏太密了，必得走在前面，開一條路，這裏折斷一根樹枝，那裏牽開一條蔓延的藤，但是沒有多少時候，他就聽見依麗沙白在後面，呼喊着他的名字。他便轉過身來。

她喊：『來恩哈！等一等我呀！來恩哈！』

他看不見她在那裏，但是到了後來，終於望見她，落在後面的叢樹中掙扎，她那秀美的頭，才從那些鳳尾草的頂上，探出往外張望。他便立刻跑回去，從那一叢亂荆棘裏，救了她出來，走到一片空闊的地方，那裏有許多藍色的蝴蝶，在那些寂寞的樹林花間翻飛。

來恩哈從她那漲熱的臉上，將那些汗濕的頭髮掠開，他要將她的草帽，繫在她的頭上，她卻不答應；但是經他一番切實的勸導，她終於肯這樣了。

『可是你的莓子，究竟在那裏呢？』她後來問他，說時停止不走，又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。

他說：『它們本來就生在這裏，但是蛤蟆在我們之前就到這裏來了，也許是貂鼠罷，否則就是妖精。』

依麗沙白說：『不錯，葉子還剩在這裏哩；不過在這個地方，求你別再說起妖精罷。走，我現在一點也不疲倦；我們再向前去找罷。』

他們的前面，一條小溪流着，小溪的對岸，又是展開着一片樹林。來恩哈兩手抱起依麗沙白，帶她過河去。不久之後，他們在那濃蔭的枝葉間，攢了出來，在一片寬闊的林中空地上，站着休息。

小姑娘說：『這裏一定有莓子的，這裏嗅得到一陣陣的甜香呢。』

他們便在照着陽光的地方尋找，但是結果大失所望。來恩哈說：『錯了，這只是野花的芳香罷了。』
覆盆子和冬青，到處都生長着，空氣中充滿了野花芬芳的香氣，這些野花，一片一片地，在空地上長着的淺草裏，互相點綴着。

依麗沙白說：「這地方多麼僻靜啊！不知道他們都在那兒呢。」

來恩哈卻全不會想到要回去。

「等一會罷，」他說着，將手舉得高高的，「風從那一邊來呢？但是風卻一點也沒有。」

依麗沙白說：「聽，我彷彿聽見他們在說話，試向那邊招呼一聲看。」

來恩哈把手作成一個空筒，放在嘴邊嚷道：「到這兒來！」

「這兒來！」這是傳過來的回音。

依麗沙白拍着手喊道：「他們答應了。」

「不是，沒有什麼，這只是回聲呢。」

依麗沙白握住來恩哈的手，她說道：「我害怕。」

「哦！不要緊，你用不到膽小。這地方很有趣呢。到那邊樹陰底下去，坐在深深的綠茵上罷。我們且休息一

會：不久我們就可以找到他們的。」

依麗沙白便在一棵柳樹的垂枝下面坐下，向各方凝神諦聽。來恩哈離她幾步以外，在一個樹樁上坐下，

沉靜得很，只遠遠地注視着她。

太陽正照在他們的頭上，中午炎熱的眩光，正盡力地照耀着。許多小小的，有金色斑點的，鋼青色的蒼蠅，

鼓着顫動的翅，在空中飛翔。他們耳朵裏聽到四周一種輕微的嗡嗡營營的聲音，在樹林的遠處，還不時地傳

來啄木鳥的剝啄聲，和另外的鳥啼。

依麗沙白說：「聽呀，我聽見鐘聲呢。」

來恩哈問道：「那兒？」

「在我們的後面。你可聽見不曾？正在打着十二點鐘呢。」

「那麼城市就在我們的後面，我們只要照着這個方向，一直向前走去，一定可以遇到他們的。」

於是他們就動身回去；他們找莓子的念頭，已經打消了。因為依麗沙白感到了疲倦。最後樹林中間，傳來那野餐團體的一陣笑語聲；隨後他們又看見一張白布，鋪在地上，映出閃光；這就算是餐棹，那上面放着許多莓子，足穀大家飽吃一頓。

那老人將一條飯巾，扣在他的鈕孔上，帶着一臉的正經，正對那些少年人們，繼續着作他的訓話，同時又很起勁地，切着一大塊燒肉。

『這兩個亂跑的人回來了，』年輕的人們，看見來恩哈和依麗沙白在樹叢中走過來的時候，便這樣叫了下來。

老者喊道：『走過來，打開你們的手巾，將帽子裏的倒出來！把你們找來的東西，給我們看看。』

來恩哈說：『我們只帶了飢渴回來。』

『如果只有這兩樣，』老人舉起一鉢滿滿的莓子，向他們引誘着，一面說，『你們就只好忍着饑渴罷。起初約定的辦法，你們想還不會忘記：這兒是沒有什麼東西，可以給偷懶的人吃的。』

後來老人經大家緩頰，終於還是勉強通融；宴會開始了，杜松叢中，有一隻畫眉鳥，給他們唱着侑餐的歌曲。

這一天就是這樣過去了。但是來恩哈卻終究找着了一點東西，那雖然不是莓子，卻也是那樹林中生長出來的。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在他那舊皮紙本子上，寫出下面的一首詩來：

在那山腰上，

風兒靜無音，

垂枝蔭蓋下，

坐着是伊人。

她坐香草中，
她坐醇芳裏，
青蠅繞她飛，
陽光閃銀翅。

從那幽林裏，
秋波頻顧，
卷髮如金絲，
陽光共歡愉。

遠處杜鵑鳴，
歡笑作吹奏，
她那金色眼，
猶如林中后。

可見她不僅是他的小愛人，並且還是他青春時期裏可愛的和神祕的一切的象徵了。

路旁站着的小姑娘

到了聖誕節的前夜，下午還沒有完的時候，來恩哈和幾個別的學生，在市政廳的地下室裏，圍着一張舊的櫟木棹坐着。牆上的燈已經點着了，因為在這地下室中，那時候已經漸漸地被黑暗籠罩着；不過到那裏的顧客，卻還很稀少，侍者們都懶洋洋地，靠着那些裝在牆壁上的柱子。

在這圓頂房的一個屋角上，有一個奏提琴的樂師和一個拿着八絃琴的秀麗的吉普賽女郎，坐在那裏；他們將樂器放在膝上，用着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情，打量着屋子裏的人。

一隻香檳酒的瓶塞，在這些學生圍坐着的棹子上，啪地響了一聲。「喝罷，我的吉普賽愛人！」有一個彷彿花花公子的少年，舉起一隻盛滿了酒的杯子，向這位姑娘勸飲。

「我不要喝酒。」她說着，也不會移動她的位置。

「好罷，那麼，唱一個歌曲給我們聽罷。」那花花公子喊着，一面扔了一個銀幣，到她的懷裏。這姑娘便慢慢地用她的手指，梳掠着她的黑髮，同時那個提琴師，向她耳語着。但是她卻把頭往後一仰，她的下頰，靠在她的八絃琴上。

她說：「爲他呀，我是不會奏唱的。」

來恩哈立刻跳起來，拿着酒杯在他的手裏，站到她的面前去。

她傲然地問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看看你這雙眼睛。」

「我的眼睛，跟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來恩哈閃着眼睛，向她逼視。

「我知道你這雙眼睛是詭詐的。」

她便將手掌托着頤兒，仔細地打量着他。來恩哈舉起酒杯，到他的嘴邊。

「祝你這一雙誘人的秋波！」他說着，便喝下酒去。

她笑了，搖了一搖頭。

「拿到這兒來。」她說着，一邊將她那雙烏黑的眸子，注視着他的眼睛，慢慢地喝乾了杯中的殘酒。然後她彈着琴絃，用一種深沈淒楚的音調唱着：

今朝在你心目中，
我有最美的嬌容；
明朝呀！啊青春不歸，
一去便成空。

在這片時內，

你我可以相從；

但到死神召我時，

我只獨自赴荒塚！

提琴師彈着急調的尾聲時，一個新來的人，又加入了這個團體裏。

那新來的人說：『我跑去找你，來恩哈，你已經出門了，可是聖誕老人，已到你那裏拜訪過了呢。』

來恩哈說：『聖誕老人！聖誕老人現在是再也不會到我這裏來的。』

『哦，真的，他來的！你的房間裏，滿屋全是聖誕樹和薑汁餅的香味呢。』

來恩哈便丟下手中的杯子，拿起帽子來。

那姑娘問道：『喂，你現在要幹什麼去？』

『我等一會兒就回來。』

她便蹙着眉頭說：『停一會兒罷，』她的聲音，說得很輕柔，一面向他丟了一個含情的眼波。

來恩哈遲疑了一會，說道：『我不能不去。』

她笑着，用她的鞋尖，輕輕地向他踢了一下，說道：『去罷，你這沒出息的東西；你們一個個的全是一樣的

壞蛋，都是些沒出息的東西。』她轉過身去的時候，來恩哈便慢慢地走上那地下室的扶梯了。

外面的街上，籠罩着蒼茫的暮色，他覺到那冬天的冷氣，向他灼熱的額部撲來。各處的窗戶中都有完全

點着了了的聖誕樹，燦爛的光輝，從窗戶裏射出來，屋內傳出來的小笛和錫喇叭的聲音，雜着孩子們歡樂的喧鬧聲，隨時都可以聽見。

一羣羣的乞兒，從這家跑到那家，或是爬到前面階梯的柵欄上，想要從窗戶裏，偷看輪不到他們的美景。有時候，忽然閃開一扇門了，一陣的罵聲，便將這一大羣來訪的小客人，趕到黑暗的街巷中去。另外還有一個人家的門廊裏，大家正在唱着頌讚聖誕節的古詩，小姑娘們清朗的聲音，在別人的歌聲裏，仍舊可以分辨出來的。

但是來恩哈卻不會聽見；他迅速地離開了這一切，從這條街走到另一條街，他走到他的寓所時，天色已經完全黑暗了；他急忙走上樓梯，進到他的房間裏。

一陣香甜的氣味，迎面撲來；這使他懷憶起家庭了。這是在聖誕節，他母親屋裏起坐室中的香氣呢。他顫着手，點燃了燈，棹上放着一大包的東西。他打開它來看，便有那往常熟見的薑汁餅滾出來，有幾隻餅上，還有他名字的簡寫字母，用糖撒成在上面；除了依麗沙白而外，別人決不會這樣做的。

其次映入眼簾的，是一隻小包，裏面裝着繡得很精緻的襯衣，手巾，和袖頭；最後是他的母親和依麗沙白寫給他的信。來恩哈先將依麗沙白的信拆開，她這樣寫着：

『那些精美的糖字，當然可以使你知道，那些餅子，是那一個幫忙做成的。給你繡那些袖頭的，也就是同一的那個人。今年聖誕節的前夜，我們在家裏，一定過得十分寂寞。媽媽常是一到九點半，就將她的紡車，收到屋角裏了。今年冬天，因為這裏缺少了你，真是冷落得很呢。』

『還有呢，你送給我作禮物的那隻梅花雀，上星期日也死了。我爲了這個，痛泣了好久，雖然我也相信，我照應它是非常當心的。』

『這鳥兒每到下午，當太陽照到它的籠上時，總是要歌唱起來。你想必還記得罷，媽媽逢着它唱得得意忘形的時候，她便要在籠上掛上一塊布，把它遮住，使它靜止下來。』